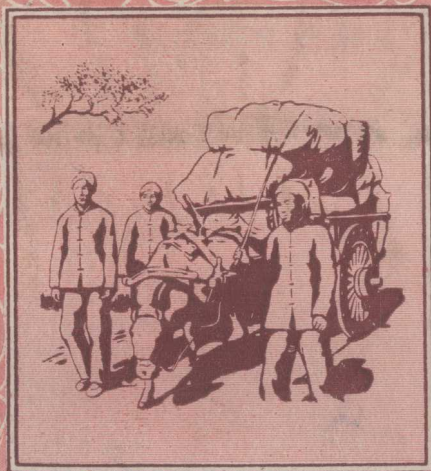


· 農村演唱材料 ·



本社編

三戶貧農堅持辦社

上海文化出版社

農村演唱材料

三戶貧農堅持辦社

本社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五篇適宜農村演出的演唱材料。“三戶貧農堅持辦社”根據河北安平縣三戶貧農堅持辦社的事實編寫成快板。“排戲風波”寫一個農業社在排戲中引起一場有趣的誤會，反映了農民對合作化熱烈擁護的態度。“王仁記工分”說明要办好農業社必須有文化。這篇唱詞可配合宣傳掃盲運動。“半夜耙田”“保管員”都是表現農業社中先進人物愛社如家的優秀品質，寫了他們向自私自利思想作鬥爭故事。



農村演唱材料
三戶貧農堅持辦社
本 社 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58弄2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78 號

興業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書號：0299

開本：787×1092 1/36 印張：14/18 字數：15,000

1956年3月第1版 195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20,000

定價：0.10元

目 次

三戶貧農堅持辦社（快板）·····	關宏達 董 霖	1
排戲風波（山東快書）·····	魏慶驥	4
王仁記工分（唱詞）·····	長 明	9
半夜耙田（唱詞）·····	錢紹彭	11
保管員（小演唱）·····	宜興縣文化館	16

三戶貧農堅持辦社（快板）

關宏達 董 霖

打竹板，嘩啦啦响，
各位同志听我講：
三戶貧農堅持合作化，
這是五億農民的好榜樣。
說的是河北安平縣，
城外有個南王莊，
這地方一片田野無邊際，
解放後農民日子過得強。
八十九戶辦了個合作社，
社長名叫王文章。
只因他走了富農路綫，
社員的意見合不上，
富裕的農民口口声声要散伙，
說什麼分成小社要比大社

強。
後來果然組成七個小社分開幹，
不多時一個個都起花樣。
不表其它六個社，
單表一個小社六戶都姓王，
六戶中貧農中農各一半，
貧農王玉坤當社長。
這三戶中農心里仨嘀咕：
這不是讓貧農沾咱光？
我們有驢子又有馬，
好地也比他們多几畝。
我們是有翅的鳥能上樹，
他們是黃嘴雀兒禿禿光。
要和他们在一塊，

發家致富想也不要想，
還是井水不來犯河水，
省得往後鬧飢荒。
這三戶中農要退社，
多少話全不能拗他們的彎心
腸。
中農們退出了合作社，
我要表一表三戶貧農——
王玉坤、王小其和王小龐。
他們的困難不簡單，
缺少牲口種子缺口糧。
三戶土地相隔又太遠，
種起地來不便當。
玉坤說：“咱們不能洩了氣，
辦社的決心更要強。
依靠政府依靠黨，
團結一致有力量！
要想一年年往富里過好日子，
除了合作化就別往旁的想！
咱們的牲口農具都歸社，
不分你的牛來我的羊。
合計合計莊稼怎樣種，

用什麼辦法多打糧。
村東頭那塊地裡種棉花，
西邊種上紅薯最恰當。
桃園後邊種谷子，
將來收成准硬邦。
深耕細作多種肥，
這是增產的好主張。”
往後是日出下田日落歸，
這三戶七個半勞力有力量。
不怕三九天氣寒，
不怕天熱曬太陽，
風裡來，雨里去，
起早睡晚不住的忙。
大伙搶着幹重活，
誰也不願斤斤來較量。
玉坤的娘更來得，
挽挽袖子下廚房，
又烙餅子又炒萊，
小米稀飯熬的噴噴香。
三戶貧農辦合作社，
惹得閑人冷言熱語來中傷：
“三個窮戶也叫合作社？
我看早晚要泡湯。”

有人說：“人家‘三百戶’的‘大社’還算小？

新鮮事都出在南王庄。”

有人說：“瞎子點燈白費蠟，
這個小社搞不長。”

不管旁人怎麼說，
三戶貧農的決心還是頂堅強！

拿定主意幹到底，
黨的教育記心上，
合作的道路不會錯，
比一比合作和單幹哪個強！
過了些日子見顏色，
合作社的庄稼長得不一样，
棒子高，紅薯大，
棉桃結得肥又胖。

這件事驚動了區委縣委和省
委，

層層彙報到中央。

毛主席的文章說得好，
這是五億農民的好方向，
是五億農民走的路，
給五億農民作榜樣。

毛主席的指示傳開了，
三戶貧農的心中堂堂亮：

堅決办好合作社，
正是走在社會主義大道上，
這條道路是黨指示的，
毛主席給咱增力量。
沒多久政府借他們一筆錢，
買來了耕牛、農具和車輛。
他們樂得合不上嘴，
生產情緒更高漲。

秋收時七個半勞動力齊動手，

割的割來扛的扛；
一墩墩庄稼收到家，
碾的碾來揚的揚；
谷子收了一千八百多斤，
棉花七百來斤可真強，
花生、棒子、紅薯一總上萬
斤，

比往年增產五成還要強。
到現在南王庄全國都聞名，
三戶的小社已是大大變了
樣，

退社的中農們要求再入社，
說：“個人發財享樂的夢把咱
坑，
以後要在社里好好幹，
听共產黨、毛主席的話——
兩只眼朝着社会主义望。”

不久前全村二百九十一戶都
入了社，

決心办好合作社，
要把那三戶貧農堅持合作的
精神做榜樣。

排戲風波（山東快書）

魏慶驥

表的是隆興生產合作社，
社員們搞副業打獵上山坡，
眼下來到了臘月底，
再几天就要把春節過。
这一日收了工往回走，
忽听見学校里打鼓又敲鑼，
社員們听見鑼聲把秧歌扭，
还有人建議要學几支歌，
隊長說不如排齣戲，
大家伙湊一塊樂呵樂呵。
社員們異口同聲說同意，
晚飯後都到民校來集合，
學習委員老魏掌握會場，

問大家排啥劇來學啥歌？
有的說咱排“人往高处走”，
有的要排大劇“赤叶河”，
你言我語沒个准兒，
从門外跑來老主任叫李和：
“喂呀，才听說咱社要排戲，
派角色可不能拉下我！
排啥戲我來提个意見，
咱就排王江他爹出組入社！”
老主任这一提不要緊，
逗的那滿屋人哄堂大樂。
原來是小王他爹脾氣怪，
前年春成立社他堅決不入

社，
他害怕七股八分收入少，
說：“社里置个金山咱也不眼
熱！”

結果是出組單幹吃了虧，
他這才認清道路入了社。
這件事大家都挺熟悉，
小王江可紅了臉低头暗琢
磨：

分明是要拿我爹出洋相！
他愛人悄悄彈他下后腦壳，
桂英她小声小氣把王江叫：
“怕啥的還值得臉紅不好
過！”

大家伙一听更是笑，
老主任急忙擺手把話說：
“咱排戲不是拿誰來開心，
為的是教育羣眾走向‘合
作’。”

眾社員聞听此話說有理，
王江說：“我心里一亮好快
活，
教育羣眾我沒意見，

我當演員演我自个！”

大家伙高興齊鼓掌，
這樣的事情沒見過，
不用再去買劇本，
自己的台詞都會說，
老倆口兒和小倆口兒，
演出來准是帶勁又活潑。

小王說：“我媽演戲不能幹，
我爹出門去趕車。”

桂英說：“我公公在家也不
行，

好戲也得叫他演砸鍋。”

小李說：“算了，老头我來
演，”

大鳳說：“我演桂英她婆婆。”

主任說：“自願參加好好好，
社主任的角色包給我，

讓學習委員編劇本，
省得演員上台亂七八糟信口
開河。”

這一天劇本編寫好，
演員們背詞兒不閑着，
準備着晚上好排戲，

到民校的教室去集合。

小王江吃过晚饭后，

跟他爱人桂英把話說：

“來，咱倆在家先練几遍，

免得到時候走了轍。”

小倆口正在把詞兒对，

大門外赶進來一輛車，

王江的父親回家轉，

完成了任务笑呵呵。

他剛要把屋門進，

猛听得兒子和媳妇正把話

說：

“咱們全家一定要單幹，

社里置个金山咱也不眼熱！”

老王头一听可傻了眼，

好像是晴天打霹靂——

吓的一哆嗦。

“啊？为啥幹好好的要單幹？

簡直是四六不懂瞎胡‘做’！”

他怕自己沒听准，

輕輕地把脚步往前挪，

又一想：这事不对勁呀，

老公公听兒媳妇声可太缺

德，

要叫外人知道了，

人家还不笑死我！

想罢急忙進屋內，

心中着急緊把烟袋磕。

他老伴高高兴兴問寒問暖，

又想要做面片給他喝。

老头怎么問也不開口，

坐在炕沿上暗琢磨：

兒子和兒媳妇也沒瘋，

为啥放着熱饅头不吃，

偏偏看中糠餛飩？

从前我是說過那么句話：

社里置个金山也不眼熱。

可是我今天全認清，

入社本來是不錯，

全家分粮五十石，

小日子越过越熱火，

棒子打我也不回头，

(夾白)說的是呀！

为啥打着我的旗号要出社？

老王头越想越有气，

忽听得兒子把話說：

“快走吧，桂英！”

老主任大概到了民校，
不能为咱影响大家伙！”

老王头一听又一楞，

(夾白) 坏了！

这回可真是砸鍋！

忽然間一拍大腿往外走，

老伴忙問：“幹什么？”

这老头上火就脾气躁：

“先別問，等我回來再跟你
說！”

心中有事走的快，

一出大門，哧溜溜……

哎喲，撲通摔在了地平坡。

这老头又是气來又是罵，

急忙又進院把糞叉子摸，

手拄着糞叉子往前走，

只見那民校的灯光紅火火，

來在門外听動靜，

果然是老主任正把这事說：

“小王啊，你可要好好想，

不入社怎能把好日子过？”

只見兒子把袖子甩，說：

“我們家非要單幹不可！”

不信你去把我爹問，

他說社里置个金山也不眼
熱！”

老王头气得忍不住，

拿起糞叉子七竅冒火，

進門就把小王打，

要不是主任眼力快，

好險叉着小王的后腦壳。

老头說：“你他媽忘了單幹遭
的罪，

我什麼時候提过單幹要出
社！”

小王一看老爹是誤会：

“爹呀，我們这是排戲，

准备把春節过。”

“你放屁！剛才在家我全听
見，

你倆口子噦噦喳喳要出社！”

大伙越听越別不住笑，

有的捂肚子有的前仰后合。

主任說：“大哥你先消消气，
抽袋烟在这坐一坐。”

这老头生來脾气怪，
着了急誰也搶不上他的話
說，

他一看大伙还是哈哈笑，
气得他順嘴冒白沫：

“为这事管孩子我有理，
打他一頓也不算錯；
若不然主任你給分開家，
叫他們倆口子出去單过，
他願意單幹就快滾，
我們老倆口子說死也不出
社！”

· 老王头气的直躁脚，
渾身上下打哆嗦。
老主任看他住了嘴，
这才忍着笑声把話說：
“大哥呀，我們真正是排戲，
何苦來气得你打哆嗦！”
老王头晃着腦袋不相信，
只急得桂英直把手搓：

“爹呀，我們真的是排戲，
就演咱家出組入社，
为的是教育全村羣众，
積極入社都过好生活。”
老王头这才往四下睜，
有鑼鼓有方凳又有小飯桌，
哟！这可真是正排戲呀，
我太冒失了，耽誤排戲我的
錯！

大家上前說了話：
“你老也参加吧，就演你自
个。”

老王头一听忙擺手，
可別再叫我丢人了，
說罢順手操起鑼，
哐哐哐哐敲几下，
不嫌我，我就幹这个！

（原載“遼寧文藝”。這段快
書還可用快板演唱）

王仁記工分（唱詞）

長

明

十冬臘月西風冷，
吹不冷農民兄弟辦社心。
陳村離城三十里，
有一個新社初建成。
人靠茶飯麥靠肥，
趁住農閑積聖本。
你挖河泥他挑糞，
推定王仁記工分。
王仁想：“不識字如何把工分
記？
不過社里也無識字人。
沒石膏難道不把豆腐點？
沒有那榆木梭，難道布就織
不成？”
遇到困難想辦法，
腦筋一動有章程：
找來了幾個茶杯幾個碗，
抓几把黃豆和花生，
在桌上一順擺好茶杯碗，

碗與茶杯代表人。
在李四杯里丟下三顆豆，
就算替李四記三分；
把花生在張三碗里丟一角，
就算替張三記五分。
丟過了十個茶杯五隻碗，
這本賬記得很分明！
人人都誇主意好，
王仁心里也高興。
送走了大伯大叔洗過腳，
疊被上床吹熄燈。
心里想：“困難再大有屁用？
鐵杵也能磨成針！”
想着想着閉了眼，
只聽見“噹啷噹啷”好像敲鐘
聲。
王仁他只當社里敲鐘天不
早，
一吓連忙拗起身，

披衣揉眼向外望，
窗戶外面黑沉沉。
擦根火才要把燈點，
桌子上“咕嚕咕嚕”一陣滾，
“乒里啣啣”茶杯掉下地，
霎時攪得碎紛紛。
大老鼠一吓下地鑽進洞，
气得王仁咬牙根。
扶起了七倒八歪的茶杯碗，
拾起了黃豆和花生。
工分賬全被老鼠來攪亂，
好在肚里還記得清。
肚里雖然記得清，
這種記法總不行。
此路不通再找路，
眉头一皺把計生：
抽屜內取出一張紙，
把媽媽的散香抽一根，
就往燈火點着香，
在桌上把紙拂拂平。
吹旺了香頭在紙上戳，
戳得那紙上眼眼像星星。
在李四名下燒三點，

算替李四記三分；
在張三名下燒五點，
算替張三記五分。
正燒住對房媽媽喊：
“王仁啊，再不睡覺天要明。
明天還有多少事，
不睡覺那有好精神？
毛主席號召‘三好’要你身體
好，
要辦社身體不強也不行。”
王仁忙和媽答話，
嘴里說話分了心。
香頭把紙全點着，
熏得王仁手生疼。
王仁一吓把紙踩熄，
越想越是不高興。
他心想：“用香點眼容易着，
想別法眼前還能記工分。”
不過是社里天天在發展，
到將來要用機器把田耕，
大家老是沒文化，
真够我們傷腦筋！
誰知道王仁困難未發生，

毛主席在北京早知情。
定下掃盲好計劃，
消息飛快到陳村。
辦起了記工學習班，
編好了識字課本一本本。
上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
石斗斤兩元角分，
還寫着：鋤草耕地漚綠肥，
張王李趙劉朱陳。
要用的文字個個有，
現學現用真現成。

王仁一听心花放，
到晚早進民校門。
一夜夜風雨無阻把學上，
村上一片讀書聲。
專心把那書來讀，
文化程度天天向上升。
從此他記賬用筆墨，
還能寫信給毛主席報喜訊。
他說道：“學了文化亮眼睛，
今後還要向文化大進軍！”

（根據“中國青年報”題材改寫）

半夜耙田（唱詞）

錢 紹 彭

春風吹來百花鮮，
時值清明三月天，
男男女女齊出動，
可忙坏了姑娘劉玉蘭。
这天她正從田畝回家轉，
忽听得屋內鬧聲喧，
有人的嗓子喊得响：
“今天非要把大年來批判。”

玉蘭听了猛一驚，
提到大年真叫她希罕。
心想：“他今天幹出什么事，
惹得別人論長短？”
進得門來忙看定，
原來是檢查組在把話談。
她正想開口問底細，
談大叔搶先發了言：

“大年是个生產小組長，
又是社里的青年團員，
做生活只顧搶個快，
耙的田好像沒有耙一般，
大家要是个个像他樣，
要想丰收、增產難上難。”
大叔越說越有氣，
一口釘着劉玉蘭：
“你是社內團支委，
又是負責搞宣傳，
這件事全要你及時辦，
萬不要為私情講情面。”
玉蘭一聽心內亂，
心中暗暗打算盤：
想大年做活一向踏實，
也許是大叔沒搞清錯把人
談。
到不如我親自到南畝去，
是真是假要親眼見。
低頭想罷往外走，
不覺南畝在眼前。
她彎腰低頭把田看，
氣得她直把眼花翻，

只因為大年耙的田只一指
淺，
那土耙大得像飯碗般，
難怪大叔他有氣，
這樣做活理不端。
急得她三步當作兩步走，
一霎時就來到大年家門前，
大年娘一見未過門的新媳
婦，
喜得她笑眯了眼，
忙得她搬椅又拿碗，
忙叫玉蘭坐下爽爽汗。
玉蘭這時也無心和她仔細
講，
一股勁地要找大年。
王大娘說：“他今天一早進
了城，
你等一時他就回家轉。”
玉蘭听了心奇怪，
這農忙時進城為那般？
玉蘭說：“不知他進城為了什
么？
是不是去把農具添？”

大娘說：“你開口閉口問生產，

把自己的百年大事丟在一邊；

眼見你倆結婚喜期快來到，床帳被褥未辦全，

這樁事可真把我急壞，一連催了他好幾天，

好不容易今天他才進城去，要把結婚的用具备齐全。”

玉蘭听了才明白，不由她心內更悶煩，

連忙起身來告別，走到俱樂部的黑板前，

拿起粉筆想動手寫——這樣做怕要傷情感，

啊呀，他一向有個好勝心，批評他會不會把臉翻？

前一思來後一想，左也难來右也难。

她想到搞生產是大伙的事，不能為私情就不批判，

想到此處滿身都是勁，

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了起來。

(白)你看，那黑板上寫着很大的標題：王大年耙田不合規格。內容是：今天清早，第二生產組組長王大年，耙南畝的田，一個早晨耙了一石多，只耙了一道，田里的土塊，比飯碗還大，活路做得差勁，光想得分，像他這種做法，應當批評。最后寫的是：生產檢查組。

暫時放下玉蘭且不論，單表表收工後那場面，那黑板報前圍滿人議論紛紛，

你一言來我一言，有的說：“如今的媳婦真厲害，有的說：她未過門就把丈夫管。”

七嘴八舌講古怪話，檢查組的談大叔動氣開了言：